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九起著雍困敦四月盡屠維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九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八年夏四月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郯又言度由近侍之班豫顯用之柄列在三事於茲累年素

被輕靖之名殊非沈遠之量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癸未度罷為紫宸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從度請也考異案宋史壬申丁度罷今從百官表及李燾長編以端明殿學士權三司使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度罷而鎬代之　以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賦有期緣新

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彌謄録

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其自未封彌謄録以前

多采虚譽即試官别無請托亦只取本州曾經薦送舊

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封彌以後考官不見姓名須實考

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

詩賦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

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校止及數百人

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

益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他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解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抄撮其要浮偽滋甚若為考校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為考試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

盡非常觀唐人程式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詞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為工中外相傳愈速愈濫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後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以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校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並如舊制故降是詔

考異五年三月乙卯已詔貢院所試詩賦經義並如舊制本志以為楊察建議而實録但云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八年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其貢院申請貢院申請即本制所書楊察初議也按察本傳察權判貢

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月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於此年依實録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按方平以六年二月知舉本志誤矣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考尋罷之蓋慮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此據成都編録係貫册乃五月十八日指揮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初賈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至是以資正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　御史何郯言紫

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為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乙卯知諫院宋禧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已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為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郯言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偽而堅有纖人善柔之資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人不有其誠肆已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已之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

無疑聚斂貨殖以逞貪婪不可格以廉恥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忠正之方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為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為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責其慢官宜置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内臣楊懐敏素與交通曲為掩藏欲以結納主憂於上而不為之恤民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為恩未嘗公議其罪千百具寮皆謂懐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懐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懐敏黜而

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伏望陛下上為社稷之謀下慰臣庶之望與衆永棄示人不私辛酉竦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帝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大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帝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邠又言聞竦乞一殿學士職名不顧廉恥冒有陳請陛下豈宜許其自便留在朝廷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考異夏竦乞殿學士

職名留京師國史不見今據何郯奏議及郯墓銘附見是日參知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壬戌以樞密副使龎籍參知政事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材堪將帥者　丙子河決澶州商胡埽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禧耆為人重密有智數太后預政寵遇最厚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欄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賣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苦其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即出就

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　癸巳給事中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是日臨問惻然曰方賴鄉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僃猶能頓首謝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為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運提點刑獄差遣　丙午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　民間盜鑄者衆錢

文大亂物價翔涌公私患之於是河東都運使張奎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鐵錢既行而盜鑄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人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

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亦如之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絶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黄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盜鑄廼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乃定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飢民為軍

八月丁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昇並落職察知信州昇知濠州察

為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察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故坐與昪俱絀其後鑒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昪宜在朝廷帝曰吾非不知昪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

請其事帝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已欲致太平柰何以一婦人壞之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帝曰察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深罪也　知陜州吳育上言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

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解救之嫌止祈聖人此後詳審世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已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甲午御邇英

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臣昨於六月内曾具奏論今歲災異為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燮理無狀實任其職因舉漢時以災異册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為壅蔽陰盛侵陽所致況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咨盈耳如傅式不才累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式至三司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為

三司判官此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寛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接告孔直温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憤降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挾情髙下豈是至公其他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已未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

身用為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後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録考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仰精加考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為永通監　冬十月

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兾動揺中宫而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郯入見帝以贄所言諭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也帝悟乃止不究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初帝以閏月之望欲於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閤抱持遣宫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

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砍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
承用慮帝驚紿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
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
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
剪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為証故宦
者争盡死力賊即被擒倉卒處置一出於后后閤侍女
有與黄衣卒亂者事覺當誅哀求於帝左右帝欲赦之
后具衣冠見帝固請誅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后不

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帝命后坐請幾移兩辰帝乃許遂誅於東園　丁亥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陜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先是祥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陜西與都轉運使程戡共議而戡與祥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

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
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
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
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
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
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
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
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

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帛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儈無所僥倖關内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　庚寅翰林學士知制誥宋祁落職知許州故事命妃皆發册妃辭則罷册禮然誥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誥院用印然後進内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中書徑取官誥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册禮得誥

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疑進誥為非謂李淑
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耶
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戊戌景福
殿使入内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班
他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閤門從之
侍御史何郯言祖宗典法未甞有内臣殿上預宴之事
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
舊制初西上閤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

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郯
又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已亥作皇帝欽
崇國祀之寶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
焉及大内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
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别刻之　乙卯以起居舍
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
甚德贄寮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
及將受册禮欲得贄捧册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侍

制以上於是驟進贄職　以殿中侍御史何郯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闕知雜闕執政欲進其黨帝特用郯且諭郯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庸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壬戌以畿内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

賜之　時雨潦害稼壞隄防兩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朔頒德音改明年元曰皇佑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出内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為舍止之所齎物毋收算　丁夘貴妃張氏行册禮羣臣表賀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作四税之法每以一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用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請復行三税之言而加以末鹽為四

稅也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言自九河盡滅獨存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也國朝以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横隴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閼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

武城遂貫御河歷滄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而達於海今横隴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游河皆以堙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污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為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戎狄取材用以餽軍師者惟滄棣濵齊最厚自横隴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胡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至有可涉之處欲救其弊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横隴

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沿丘麓高不能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為防岸以達於海此歷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横隴商胡三河為一圖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學士郭勸入内内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黄河故道利害以聞　是歲廬州合肥縣稻再實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己亥契丹遣北

院樞密副使蕭維信以代夏來告　辛丑命翰林學士趙槩權知貢舉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彦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　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　辛酉詔曰自古為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

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殿中侍御史張禂言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不報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薇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詔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僚極言當世切務考異李燾曰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星出惟天文志有之本紀及實録會要俱不載而會要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載此詔其詔文云適歲於茲上天譴見良有時事乖舛政

化理鬱果恻天心遽垂星變按二年冬無星變雖十二月嘗以愆亢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考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也會要誤以元年為二年二月為十二月初四日為二十四日耳　以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集英殿修撰　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藥

已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劉夔為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為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廩

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以知青州資政殿學士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遂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

遣人以酒肉飯糗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考異弼墓誌神道碑朱墨史附傳並云弼先以救災加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考其事迹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

年三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救灾之故葢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流當夏秋間若春時河北固未甞有大水也今悉正之

辛巳詔發京師禁軍十指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京師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己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甞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詐以五百戸驅牛羊扣邊請降言契

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契丹至彼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以為有備遂引去　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

能爲陛下張威德以致此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内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號令不一賞罰不均處事依違惟務迎合卒有大事其誰與謀此北庭所以輕漢也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士卒驕悍而不可用帥令怯弱而事姑息此强寇得以内侮也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賊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

匱膏血以奉強鄰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在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辨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外破其謀契丹雖是蠻夷久漸禮義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茍不知咎敢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

然後選擇驍勇過絶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淯井蠻寇邊　三月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辛丑命户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舉計置糧草　癸丑賜進士江夏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於觀文殿按宋史本紀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今從長編

詔從河北闕糧處土兵及戍兵近南州軍條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言也廣平二監馬牧共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　已未契丹遣樞密副使蕭惟信復來告西戎庚申以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回謝契丹使西上閤門使向傳範副之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澧州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等器八種　庚午命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司轉運司議省

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癸未梓州轉運司言清井監夷人平　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畆及户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終農隙轉運司考較而賞罰之帝嘉納焉考異據會要乃四月二十六日令別

取附見政要云仁宗覽疏曰堯舜三代皆以為治天下之本其令依此必行賞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令但云嘉納焉　五月丁酉以祠部員外郎任顓為河東轉運使帝以河北常賜內庫金帛今亦以五十萬濟河東闕乏顓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不可帝善之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執政罷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特遷直秘閣　六月甲子

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為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韶常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葢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以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德恭之曽孫也宗室召試自叔韶始　甲戌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

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　改命同刋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刋修官　戊寅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通賓客　乙酉同知諫院李兊御史知雜事何郯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歲臣寮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竊以

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無復典故用人益輕遂為
貴游進取之津要慶歴中嘗有詔吿今後見任前任兩
省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
然撓於横恩復寢不用美官清秩為國者所以礪世摩
鈍之具今委以私權貴之家天下寒畯何所勉進朝廷
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勑嚴為科禁澄汰濫進必清
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
因閑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為無益詔今後近上臣

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水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為例　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所部官吏受贓失覺察者降黜　秋七月丙申定州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於天地山川宜獲嘉澤尋遣秘閣校理張子思持密詞禱於北嶽至是以雨足聞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甞講書禁中帝嘆其博學飛白書博

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帝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　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　辛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卒帝聞惜之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特贈工部侍郎　戊申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　是月契丹主伐夏不見敵而還　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

罷為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
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
次用李中師為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喜進
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
為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
書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
命之　以樞密使宋庠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參知政事
龎籍行工部侍郎充樞密使高若訥為工部侍郎參知

政事翰林侍讀學士梁適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
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
人甞為廣信軍判官晝則治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
餘年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
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争之懷敏使人訟
果他事詔置獄推劾奎為果力辯得免慶歷中宿衛之
變奎時監東京排岸司上疏曰臣聞皇城司六人其五

已被謫獨懷敏尚留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帝深器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寘刃衣篋中從勾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閽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酉責景宗均州安置景宗乞盡納官爵留居京師御史何郯極言其不可既踰月乃自均州徙鄧州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性踈曠少威儀好諧謔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耶人傳以為笑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初家産歳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没其家至不能辦喪　九月乙未以權三司使張堯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宫親不宜使制國用不聽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使司契丹討夏人其邊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

備禦時司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邊兵趙分有憂故也

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也峭絕深阻産黄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黄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刼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黄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為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儻

猶州其弟存禄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禄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禽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擒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

州附益之然内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於是始入寇　契丹北院樞密使韓王蕭惠為河南行營都統師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丁未契丹主既還惠猶進師營柵未立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戊午太白犯南

斗

己未罷武舉考異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後大理寺丞馮繼師奏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髙下皇祐中罷英宗復置實録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育議立武學非武舉也恐本志誤更須詳考

始范祥議政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為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為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髙多以賣私鹽事敗刑禁頗繁官私俱不為利經久何以

施行臣謂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冬十月壬戌遣戸部副使包拯與陝西轉運使議鹽法丁丑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踰一尺梳長無得踰四寸仍無得以角為之犯者重致於法仍聽人告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争效之謂之内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御史劉元瑜以為服妖請禁止之且重賞告訐者故有是詔婦人多被刑責大為議者所嗤都下作歌辭以嘲之　壬午詔馬

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脚遞五百里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樞密使龐

籍獨以其言為是省兵之議實自郊發之　是月契丹耶律敵魯古率阻卜諸軍獲夏國主嫡母于賀蘭以歸

十一月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為成州團練使先是世衡長子古慕其從祖放為人抗志不仕於是詣闕自言父世衡在青澗城甞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龎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

榮為書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
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覺被誅
非因嵩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預受中書劄子候西
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招懷之
功文書俱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自
東染院使贈刺史録其子之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
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
之官及籍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實以籍前奏王嵩疏

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徙官便郡　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

辛丑詔民有冤貧不能詣闕者聽訴於監司以聞

戊午楊懷敏罷内侍副都知為三陵副使初懷敏自高陽關鈐轄入事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宫闈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規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得不窮治誅死已為幸矣豈宜復在左右耶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

聞帝疑宿職不當言翌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
文彦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
亦曾封還詞頭帝意解諫官錢彦遠謂宿曰仁者必有
勇於公見之矣既而他舍人為懷敏草制彦遠及臺官
論列不已踰半月卒罷之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
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靈所在大姦豈能逃乎無幾何
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
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

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懽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悲涕恨不得俱去陜西縁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陜西之民力稍蘇初樞密使龎籍與宰相彦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衆紛然陳其不可縁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散之閭閻相聚為盜賊帝亦疑焉彦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養兵太多耳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

一果聚為盜賊臣請死之帝意乃決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頸曲膕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曰兵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若此乎帝深然之考異李燾曰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録放歸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並奏對並據記聞記聞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録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揀河北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癃為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係化外居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剩員處之記聞惟不載剩員然減衣糧

之半即剩員居其間矣今悉用記聞稍删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别出但取京東西河東北陜西等路字改稽古録所稱天下字　甲子遣入内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九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起上章攝提格正月盡重光單閼七月凡一年有七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二年春正月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壬子命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内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

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例用三稅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即止及慶歷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至京師反為畜賈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詔三司詳定堯

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元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歲入京師稍復故　二月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為莒國夫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為沂國夫人時曾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故有是命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

請季秋大饗於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彦博對曰此禮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宋庠建明堂之議據春明録　甲申出内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祀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己丑詔

以大慶殿為明堂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　甲午遣官祈雨　戊戌詔羣臣毋得上尊號　契丹蕭迭里得與夏人戰於三角川敗之　己亥詔祀明堂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封契丹主出中路兵至西京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云　癸卯契丹蕭蒲奴等帥師伐夏　甲辰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為給食初詔

五歲始給食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趙槩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錢晦副之契丹主會獵請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為槩勸以素扇授其侍臣劉六符寫槩詩自置袖中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饗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

吉蓋九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

是月邇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視不無悚懼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

夏四月甲子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　乙丑內出手詔言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合

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祀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况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為大饗蓋亦為民祈福宜合祭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文彦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彦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

彦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及圜丘之位陟降為勞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内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戊辰降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庭有娠而出生青都市聚觀明逸捕得青入府叱明

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既而以為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之在外將惑衆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不誅即詔槩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蓋其母王氏嘗執役禁中出嫁民冷緒始生女後生青青不調漂泊廬山數為人言已實帝子故浮屠號全大道者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獄具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威望故及於責絳億之子也

考異李燾曰實録云青與其黨高繼安皆處死據明逸傳乃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按何郯包拯

奏議並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鼎州尋却入京托病放停專以幻術交結權貴恐繼安即全大道也冷青醫家子據李清臣墓碑又按錢明逸傳稱青不調未詳醫家子何故不調當考

五月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兗州尼邱山神曰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臣自契丹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沿路州軍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頓置什物並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衆皆遁伏山林詔本路

嚴備之　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簴

或以三十一為一簴或以十六為一簴或以二十四為一簴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黄鍾至夾鍾四聲葢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宫輕而商重縁宫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至他律為宫其長短尊畀自序者不當更以清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

轉之法久已不傳今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六月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考異實録云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按陳旭吳此時實為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　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自任用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

下咈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祈禳禱祠無以益也咈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擿無以拯也陛下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咈人情而稔成危機乎實為陛下痛之拯又言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況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臣伏見祖宗以來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

他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　辛巳以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之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帝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契丹主策進士於金鑾殿是月帝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寛閒之地者今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舉行耳太祖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於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

力謹儉今富於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今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戸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為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帝納其言乃詔西京轉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此據會要稍刪潤之　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為婉儀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

和第問疾入見於卧内擢其次子珣為閤門使以所居第賜之並日給官舍僦錢五千及卒又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帝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褒寵外家皆軼常等用和緣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小心静默推遠權勢闔門謝客亦其所長也　八月己未以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為直龍圖閣知漢州郯以母老請外故也將行上疏言

三司使張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宫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争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若聽用言者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　知杭州資政

殿學士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義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謹具録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覯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饗冕服之義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帝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罷祭

神州地祇　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帛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太傅致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並遣中使齎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仍詔祀畢藏於宗正寺時積雨彌旬帝精禱禁中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霽

人情胥悅巳酉朝饗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從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者並特與轉資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不為永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托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

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别為手詔與赦同降先是屯田員外郎知常州彭思永入為侍御史極論内降之弊以為斜封非盛世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宫亟上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宫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為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俟命出思永曰寧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

朝廷失矣遂獨奏陛下比覃繆恩豈為孤寒獨以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也疏入帝震怒詔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朝廷當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窮主名則後無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不宜深罪帝悟不復致詰思永尋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考異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齋次師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傳乃云思

永獨奏或是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論羣臣不當加官也今兩存之　入内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令後不得為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過絶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

欲寵秩其人適足增其罪累耳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無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冬十月丙辰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　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彦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彦博不聽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未詔文彦博宋庠高若訥王洙編修大饗明堂記　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於契

丹乞依舊稱藩契丹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　乙亥宴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於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嘉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位號　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赴闕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言者以為鑄鐘特磬大小與古今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知諫院包拯放天下欠

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帝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去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戊戌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為翰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衆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又上書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老求解臺任許之　召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益州自李順王

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為威雖小罪輒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愛之以比張詠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閏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沿邊尤被其害帝憂軍儲不給故

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初為秘書郎其父居業從事坊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觀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人既練而卒 己未以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以資

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王舉正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權三司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庚申又加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考異宋史作丙寅今從長編癸亥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間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

政大臣也何以言之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為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嚮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宫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

舉正儒懦或迤邐退避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
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
當其䟽曰近者臺諫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
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
嗟駭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
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為我私後宫親戚本朝太宗
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葢保全後宫戚屬不令
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逺鑒前古美事近守太

宗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不報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帥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陳旭吳奎於帝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帝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考異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二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兊實為知雜御史而兊本傳不載兊嘗有言當考又張耒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粗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初曾為之

恐非祖宗上諫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按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而張堯佐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耒所志差悞今不取　已巳詔近者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又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嘩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

諫官益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罷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考異李燾曰中書取戒厲據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適墓誌今正史並改作戒諭雖稍文然恐失事今特存本語十二月甲申朔詔班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請令諸臣建立家廟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僉書院事

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

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告訐者刑部詳覆官以為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錫真州人也　賜念書童子曾天麟等

四人出身　壬子夏國主諒祚母復遣使上表於契丹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乃遣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户没藏氏乞代党項權進馳馬牛羊諸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而安置所獲元昊妻屬於薊州

三年春正月乙丑幸魏國大長公主第視疾　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

西路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瑗固辭　丙戌文彦博等進明堂大饗記三十卷紀要二卷帝為之序鏤版以賜近臣　巳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已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閲技藝精强且言可當

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陣法乃降詔奬諭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誥敕事敗繫開封府獄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駮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出班問曰樞欲先問

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蓋累月執政白以為罪絀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初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視之有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為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為言帝問之沆對胡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卿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耳帝然其言左正言賈黯

自以年少遭遇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黷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黜奏諫官御史跡既踈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時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

書侯古顯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 諫官包拯吴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庚申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劉沆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彦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癸

西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却之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宗第八女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太宗右諸女加諸王上於主尤所鍾愛太宗崩宫中每見主即起號慕不能勝下嫁李遵勗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閒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賔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有燕集主必親視饔饍之節嘗有盜入主第帝命官訊邑司皂吏

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後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貸之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緇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他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猶以髮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迺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遣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遵勗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麗嘗宴禁中

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慶歷中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内侍責侍者主曰年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閱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甞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遣内侍挾太醫診視禳禬無不至自皇后貴妃以下偕至第候問進拜用家人禮奉樂茗進止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

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柰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嘗誡諸子曰汝父遺令匱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沒後亦當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奠哭之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詔乾元節罷樂宰臣固請乃已

常歲誕節主入宿禁中俟旦稱觴是日帝追念之遣使持香藥醴饌置靈前制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相屬吏不加卹而乃飭尉傳交賂使客以取虚名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吴奎言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威罰以服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武二選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禄矣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

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自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暴貸廉隅者近日光禄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並令御史臺以時按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

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　庚子邇英閣講易睽卦帝問九四象如何楊安國對曰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也　辛丑以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又蠲

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帝以為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籍父餘蔭干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帝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考異上以公弼為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案皇祐二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一年餘爾陳旭彈奏上云云則據寶訓

丙午江南東路轉運司言知江州林咸德老昏而通判梅得臣又非才多病請擇人代之帝曰一州軍民將何所寄乎其令咸得致仕得臣

罷歸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遥郡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日待遷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豈能究宣朝廷德澤乎 以刑部郎中知制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公亮自為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三班吏叢

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對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以為法　五月庚戌以恩冀州旱詔長吏決繫囚　辛亥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帝曰朕甞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甞聞德音

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奬其退静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

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璟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考異記聞又有曾公定姓名實録無有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劉湜判官邵飾領之　六月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郡帝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

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　丁酉諫官包拯言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迨乎擯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昺王綽等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聳慕積和之氣洽乎上下矣戊戌徙知越州楊紘為荆湖南路轉運使王昺先自深州徙

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路刑獄昺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贓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所避明年六月王綽除江西憲惟王昺除河北憲不得其時今附此時盜販茶鹽者衆昺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為言昺不為變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為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者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禮

不須用為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閒清逸處士閒野之子也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卯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恭依　乙丑上諭輔臣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夫長吏者民之性命所繫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慚謝而退於是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罷斥對移

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鄞人沈起擅
去官私罪初起因父疾請解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
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除之　已巳知制誥王洙
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誌五十卷　乙亥知
秦州吕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
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更圖
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
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

丁身米初馬氏科民採木不以貧富皆科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數為凖凡歲減十萬餘石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